

癸酉冬孟十三日

沈伯待贈次日鴻其穢

國
鑑

救。國。先。救。民。救。人。先。救。心。
太倉唐文治蔚芝著

國鑑目錄

新六國論

革命先革心論

論寶慈爲性經政經

論廢孔爲亡國之兆

論克己爲治平之本

論孔子不囿於封建

論洪範八政爲農工商兵學原理

論呂不韋作月令

論軍事學當宗孔門

論理財學當宗孔門

論外交學當宗孔門

論政治先辨君子小人

論拆城壞邑之謬

自序

目 錄

目
錄

新六國論

太倉唐文治蔚芝著

宋蘇明允論六國曰。六國破滅。非兵不利。戰不善。弊在賂秦。賂秦而力虧。破滅之道也。燕趙之君。始有遠略。能守其土。義不賂秦。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。斯用兵之效也。趙嘗五戰于秦。二敗而三勝。後秦擊趙者。再。李牧連却之。惜其用武而不終也。夫六國與秦皆諸侯。其勢弱于秦。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。苟以天下之大。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。是又在六國下矣。以上明允文蘇子由論六國曰。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。不在齊楚燕趙也。而在韓魏之郊。秦之有韓魏。腹心之疾也。韓魏折而入于秦。然後秦人得通其兵于東諸侯。而使天下徧受其禍。夫韓魏不能獨當秦。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。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。不知出此。而貪疆場尺寸之土。自相屠滅。致秦人得伺隙以取其國。可不悲哉。以上子諒哉斯言彼韓魏不能獨力以當秦。誠闇葺而無用矣。而山東諸侯各私其疆土。坐視韓魏之滅亡而莫之救。抑何忍心害理之甚耶。此利人之亡而適以自亡者也。今中國之大勢。一新六國也。暴日無異于暴秦也。東三省猶韓魏也。而我河北爲一國。內外蒙古爲一國。山東西各爲一國。江浙皖贛爲一國。楚豫爲一國。粵東西又各爲一國。川陝甘新疆又爲一國。黔滇爲一國。青藏又爲一國。是無異六國連魯衛諸邦爲十二國也。舊六國之衆。併力于韓魏。則可以擯秦。新六國之衆。併力于東三省。則可以蔽日。而今日之土崩瓦解。幾幾乎如舊六國者何哉。爭意氣而攘權利也。昔日之諸侯。放恣策士。縱橫爭地爭城。小民肝腦塗地。既滿見

于新六國矣。然而舊六國之亡。亡于秦政一人之手。故其亡也。猶歸于統一。而在中國。若新六國而亡。將亡于暴日。或亡于各國。而致瓜分。夫瓜分則吾民無遺種矣。兄弟之鬩牆也。不過因析產而已。迨兄毆其弟。弟擊其兄。大盜當門。鼓掌嘻嘻而入。將兄弟盡縛以去。產亦化爲烏有。而兄若弟且曰。吾寧死于大盜。必不讓與同胞。嗚呼。此千古朋黨之禍。志士仁人所爲仰天而泣血者也。且夫外交之道。曰戰曰守曰和。今既不戰。復不和。又不守。而曰吾聽他人之處分。詎非大惑不解者哉。是亟宜鑒舊六國之前車。反其道以行之。併力于東三省。以遏敵人之凶鋒。吾民願竭其才。各國方懾其志。海外僑民亦盡其鼓吹之力。戰而勝。地可復。國勢可張。即僅僅相持。而和乃可得而言。夫謂吾國軍人各私其土地。其心誠無以自白于天下。若謂疆土不可空虛。土匪亦當防禦。則宜仿歐美各國聯軍攻德之例。各出二成或三成之精兵。速開軍事大會議。遴選忠樸公廉勇毅之帥以統馭之。彼此開誠心。布公道。無虞無詐。盡智盡能。如何籌餉。如何運械。謀定之後。迅速東嚮。萬衆歡呼。箠食壺漿以送。如奮震霆。如乘曠風。敵人之氣。必爲之奪矣。而或者曰。日人船堅礮利。方將縱橫于江海之上。或乘我不備。將奈何。曰。軍分勢散。虛聲囑喝。兵法所忌。日人之不越東三省以攻他省。猶秦之不能越韓魏以攻四國也。縱有其事。我有七成兵以禦之。且編練農團商團保衛團。以爲後備之軍。奚患其不能守。且如近日不戰不守不和。敵人獨不擣我之空虛乎。不如是而遷延時日。坐以待斃。此中外古今未有之歷史也。且夫駕危舟于驚濤駭浪之中。舟旣漏矣。必求所以塞之。乃當百罅千隙之餘。篙師羣衆而擊舵工。舵工棄其舵相與奮鬥。而乘危之羣衆。方且凌亂攘臂。狂呼頓脚以示威。不移時載胥及溺。同葬魚腹。哀哉哀哉。昔余官農工商部時。嘗欲集中國全力。經營東

三省環內外蒙古。以迄西藏。以爲此吾中國之背也。背有所倚。全體乃安。今若失東三省。不啻已斷左臂。巖巖山海關。猶函谷也。秦據函關。因利乘便。已足制六國死命。倘日據榆關。以宰割華夏。新六國豈有生
存之望哉。凡有良知。東望歎歎。怵心駭目。寢不安席。食不甘味。維吾黃帝神明之胄。不乏英雄豪傑之倫。
及今奮興。時不可失。安知無華盛頓凱末爾者出于其間。轉剝爲復。曾不須臾。而必謂其同歸于盡。吾知
其必無是理也。況舊六國其始本出於分。故終裂而不能合。新六國本出於合。故雖相猜相忌。而猶有可
以合之勢。及其未分而急合之不難也。統於一誠而已矣。吾哀舊六國之分而滅。吾望新六國之合而興。
所以堵口言之者。將以塞漏舟而登安土也。舵工篙師聞之。猛省焉否也。

按此文係定本。與已經印行者。略有不同。

革命先革心論

革命之說曷昉乎。昉於周易革卦彖傳曰。湯武革命。順乎天而應乎人。此孔子之言也。孔子之意。蓋謂惟
湯武乃能革命。且所謂革命者。乃革腐化之命運。非革百姓之性命也。後世不察。誤以一切改革。皆謂之
革命。遂致掃禮義。廢倫常。亡廉恥。去五達道。三達德。悍然不顧。所吸者百姓之血。所革者百姓之命。哀哉。
今有人焉。踞岑樓崇墉。揭屋瓦而交擲之。去蓋障屋漏。已大傷矣。又有人焉。日掘土壞堂基。拔梁木。則棟
折榱崩。盡壓以死。今之誤解革命者。何以異於是。聖人哲士。數十年經營之不足。鄙夫狂子。一旦破壞之
有餘。豈不悲夫。且夫道德學問政治法律事業。概無所謂新舊也。是非兩途而已。其果是耶。新可也。舊亦
可也。其果非耶。舊不可也。新亦不可也。今吾國道德。既一無所有矣。至於學問政治法律事業。採諸西國

者。不見其利。但受其害。何也。心術不正之所致也。蓋心術壞則萬事盡弊其本。故曰。革命先革心。偷學校之中能守革心之訓。吾國自不至於亡。夫革心之事夥矣。吾特言其犖犖大者。約有七端。

一曰。革欺詐心。存至誠心。曲禮。幼子常視毋誣。童蒙自貽哲命。先自家庭中毋誣始。今吾國棄正直之道不講。惟欺詐之是倡。言語譎詐。行詣變幻無常。美其名曰利用。遂致民不信其君。朋不信其友。無以真情相告者。伎求傾軋。無所不至。孟子曰。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。充無穿窬之心。穿窬害人者。皆機變之心也。要知天下人皆無可欺。徒自欺而已矣。天下人皆無可詐。徒自詐而已矣。諸葛武侯率僚屬。惟開誠心布公道。今宜亟存至誠之心。坦懷相予。無詐無虞。庶可漸進於蕩平之域。吾嘗曰。誠僞之界。生死之關也。

二曰。革權利心。存廉潔心。孔子曰。德薄而位尊。智小而謀大。力小而任重。鮮不及矣。此言無德無智無力而欲擅權。未有不於禍者也。若夫利之爲害。爭民施奪。大學言之矣。不奪不娶。孟子言之矣。一人貪利。家未有不敗者。人人貪利。國未有不亡者。故利字从刀。象其殺人而自殺也。今因爭利而爭權。一與一滅。一起一仆。上行下效。相鬥相殺。迄無已時。肝腦塗地。萬里朱殷。億兆呼籲。漠然無動於中。孟子曰。率獸食人。人將相食。蓋爭權奪利。禽獸之心也。今亟宜存廉潔之心。嚴取與絕苞苴。素貧賤。忘富貴。儉以養德。廉以養恥。庶幾去禽獸之心。而返於人心。

三曰。革意氣心。存和平心。平心者。太平之象也。平一人之心。乃平天下之心。人心皆不平。則天下安得而太平。惟互爭權利。是以互爭意氣。始也。小人與君子爭。繼也。小人與小人爭。少數人相處。起小爭。多數人相處。起大爭。睚眦鬥毆。王戈雲擾。鷓蚌相持。他人乃得乘其隙。甚至寧附於異族。必不肯稍屈於同胞。乖

戾之氣。有如此哉。嘗聞物理家言。有人忿怒之極。攝其氣於器中。觸其氣者立死。今怨毒之氣。充塞宇宙。焉得不殺人。痛乎哉。無罪之民。觸之也。亟宜存和平之心。大道爲公。行仁講讓。殺氣消。生氣盛。致中和而天地位。萬物育。天下於是太平。

四曰。革昏昧心。存清明心。世界之昏暗。人心昏暗爲之也。是非曲直。人心昏明之界也。是非顛倒。人心死矣。吾嘗謂天下之亡。先亡於無人心。人心之亡。先亡於無是非。爵祿以誘之。聲色以惑之。貨利以餌之。徇私蔑理。極楷日深。而公是公非。乃泯滅於社會之中。莫之或省。彼其好人所惡。惡人所好。至於災及其身。夫豈本心哉。昏之至也。

唐柳子有言。世途昏險。擬步如漆。左低右昂。抵冒衝突。賢人君子。爲之恐悸而却走矣。今亟宜存清明之心。善善惡惡。親君子遠小人。而此心乃如鏡明水澈。光被於四方。

五曰。革浮躁心。存深沉心。書盤庚之言曰。今女聒聒。多言貌起信險膚。膚通夫謂險詐之人予勿知乃所訟。又曰。胥動

浮言。若火之燎於原。不可嚮邇。其猶可撲滅。皆狀其浮躁之甚也。心浮於中。氣浮於外。則魂離而魄散。國亦猶是也。於是每議政事。築室道謀。朝三暮四。無異狙公。未能操刀。輒思試割。人情風俗之未諳。不旋踵更易以去。小民受害。胡可勝言。夫人無精密之思。國似一闕之市。焉有不危且亡者哉。今亟宜存深沉之心。毋張皇。毋淺露。定而后靜。靜而后安。如鷙鳥之擊。先匿其形。乃爲大智大勇。

六曰。革推諉心。存責任心。孟子述伊尹之言曰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。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。非予覺之而誰也。三言予而責任之心如見。至論君子之守。修其身而天下平。其下則曰。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。所

求於人者重。而所以自任者輕。何也。蓋世之治也。人人有以盡其職。自無舍己芸人之弊。世之衰也。人不能自負其責。而但知責人。且欲代人負責。事成則居其功。事敗則諉其過。心術之大害。無踰於是。顧亭林先生曰。天下存亡。匹夫有責。非謂匹夫干政也。人人盡其責任。則天下存。人人諉其責任。則天下亡。盡職分之所當爲。卽國家秩序所由正。反是則事事掣肘。叫囂乎忽東忽西。驟突乎或南或北。侵官生事。而已皆無與焉。此大亂之道也。今亟宜存責任之心。天下有飢。由己飢之。天下有溺。由己溺之。而又制定權限。不在其位。不謀其政。毋畔援。毋歆羨。分定而政治定。

七曰。革奢侈心。存節儉心。易曰。節以制度。不傷財。不害民。左氏傳曰。儉德之共也。儉者。養心之要旨。故養心莫善於寡欲。自歐美物質流入中國。學者不能創一法。制一器。而惟以奢侈爲文明。大者搜括政費。無厭誅求。小者衣食車馬。夸耀麗都。恬不知恥。旣不能生財。乃惟務貸財。且不第貸財。惟務欺詐以取財。於是品行風俗。掃地無餘。小民竭有限之脂膏。填無窮之欲壑。章竊姦充。皆由此起。諸葛武侯曰。淡泊以明志。寧靜以致遠。淡泊者。人心悠久之幾也。今亟宜存節儉之心。不貪爲富。不蓄爲寶。勿縱欲而敗國紀。勿作僞而遠人情。則德懋而民樸矣。

以上七端。僅言大略。其餘更僕未可終也。吾嘗求周易之言。天地革而四時成。又曰。聖人洗心退藏於密。人者。天地之心。聖人洗心。猶寒往暑來之遞嬗。革心之大效也。吾嘗求孟子之言。苦心志。勞筋骨。餓體膚。動心忍性。增益其所不能。動心忍性者。革心也。古來當大任者。無不以心術爲兢兢焉。然則革心之方。奈何。吾嘗求孔子之言。心曰。操則存。舍則亡。一心之存亡。天下存亡之本也。操心卽持志。無惑乎外誘也。此

其功在涵養。又嘗求孟子之言曰。學問之道無他。求其放心而已矣。求放心者。去其邪心妄心。雜擾心。凡心之馳逐於外者。收攝之使凝定。此其功在省察。吾嘗求陸象山先生之學。曰本心。曰先立乎其大。吾嘗求王陽明先生之學。曰致良知。立其大者。立其心不蔽於耳目之官。致良知者。致其虛靈不昧之體。不逆詐。不億不信。而能先覺。此其功在擴充。自古聖賢無不以心術爲兢兢。格其恂齋之心。斯能革否塞之命。此其發用樞機。又在仁義。夫革人之命。人亦必革我之命。義之至也。革我之心。卽有以革人之心。仁之至也。不仁不義。人役也。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。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者也。

論寶慈爲性經政經

但知孝根於性。而不知慈根於性。但知慈屬於子。而不知慈屬於民。但知慈止於父。而不知慈止於母。曷徵之徵之羣經而大明。論語言孝慈。曾子作大學曰。慈者。所以使衆也。引康誥言如保赤子。申之曰。心誠求之。雖不中不遠矣。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。余幼讀之。疑其語拙。厥後學稍進。乃嘆經義之精也。蓋謂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。言長民者不但如慈父。當如慈母也。且慈母之存心。皆出於天性也。赤子之啼飢號寒。慈母體之無微不至。則長民者於吾民之疾痛疴癢。體之當何如。赤子之不能言意。不能宣。其悲戚歡愉。慈母體之無微不至。則長民者於吾民之疾痛疴癢。體之當何如。赤子之不能言意。不能宣。其悲戚歡愉。慈母體之無微不至。則長民者於吾民之口不敢言。意不敢宣。其悲戚歡愉之境。體之更當何如。故不但心誠也。必有以求之。求之而惟恐其遠也。必有以中之。凡此皆天性也。不學而能者。其良能也。慈母當如此。長民者亦當如此也。傳曰。念茲在茲。釋茲在茲。茲者。此也。言人生天地間。無一念之離乎此也。苟一念離乎此。則非慈

也。非性也。卽非人也。曾子曰。草木以時伐焉。禽獸以時殺焉。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。非孝也。夫草木時伐。禽獸時殺。宜謂之慈而謂之孝者。慈與孝相爲表裏。皆天性也。草木禽獸猶有所不忍殺不忍伐。乃長民者對於吾民而忍殺之伐之。直自伐自殺而已矣。字義。慈者愛也。反乎慈則爲忍。孟子曰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。今人乍見孺子。將入於井。皆有怵惕惻隱之心。怵惕惻隱。不忍也。慈也。人之有惻隱之心。猶其有四體也。赤子無罪。將入井而哀之。吾民無罪而殺之伐之。俾之傾家隕命。蕩析流離。是何異自殘其四體也。哀哉。古之人有大禹者。嘗下車而泣。囚。彼其能奠九州者。心誠之至也。慈也。古之人有成湯者。嘗開三面之網。彼其能式九圍者。心誠之至也。慈也。迄於周文。視民如傷。發政施仁。必先饒寡孤獨。心誠之至也。慈也。逮夫孔子。老安少懷。欲立立人。欲達達人。心誠之至也。慈也。慈之爲用大矣哉。誠也。仁也。忠也。恕也。皆貫於其中者也。老子三寶。其一曰慈。又曰。天將殺之。以慈衛之。夫天地之大德曰生。而人猶有憾而衛之者。則水旱凶荒之類。仍寒暑災祥之失正也。於是乎賑困救貧。修德行仁之事。急不容緩。子華子所謂人之心莫隱乎慈。隱者痛也。鴻鴈于飛。哀鳴嗷嗷。嗟我下民。何辜於天。先儒有言。聖賢之救民。如慈母伏其將死之子。夫子而將死。慈母猶將嘔咻之。號呼之。而冀其復蘇。長民者當民生痛苦之時。尙忍敲其骨而吸其髓乎。尙書鴻範篇曰。天子作民父母。曾子曰。民之所好好之。民之所惡惡之。此之謂民之父母。孟子論用賢黜不肖。用刑罰。皆聽國人之公論。而斷之曰。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。然則爲民父母者。豈作威作福。言莫予違之謂哉。惟其本惻隱之慈心。明是非。公好惡。憂民之憂。乃能樂民之樂也。且夫太上貴德之風。邈矣。其次務施報。報施者天道之自然。人情之大順也。聖經皆以孝慈對言。而內則載家庭之日

用飲食。必以慈與孝兩相形。親慈則子孝。太和之氣。翔洽一門。故曰慈善。曰慈惠。曰慈祥。曰慈和。惟惠乃善。惟和乃祥也。一家者。一國之象也。長民者。平居享民之賦稅。受民之供養。令民之奔走趨承。如是而忠以體之。信以傳之。慈惠以撫循之上。與下皆開誠心布公道。則太和之氣。亦翔洽於一國。反乎是而魚肉吾民。機械以誘之。桎梏以困之。錙銖升斗之不獲。鞭撻以隨之。吮民之脂膏。速民之性命。萬目睜睜。民之報於我將何如哉。孟子曰。君之視臣如手足。則臣視君如腹心。慈之至也。報施之道當然也。君之視臣如土芥。則臣視君如寇讎。不慈之極也。報施之道當然也。秦始皇暴其政刑。冒於貨賂。天下揭竿並起。不旋踵而亡。項羽暗矇恣睢。坑秦卒二十萬人。頭刎于烏江。夫始皇之才未嘗不閎。項羽之戰未嘗不勇。而卒至於此者。不慈之極也。後世昏暴之君。才不如秦政。勇不逮項羽之萬一。而其不慈殆有甚焉。嗚呼。其報之慘。可以鑒矣。詳見善戰者服上刑論 往哲有孝經忠經。而未有慈經。吾特作釋慈之文。俾後人作慈經讀。

論廢孔爲亡國之兆

今天下亡國之聲。洋洋盈耳。雖三尺童子。亦知不免於國難。莫知其所由然之由。而亦莫思所以挽救之者。此真大惑不解者也。吾特斷之曰。廢孔則國必亡。尊孔則國可以不亡。兩言而決耳。而或者疑尊孔之與保國。若判然爲二事。不知古詩有之。顛沛之揭。本實先撥。道德爲立國之本。道德旣喪。國本撥矣。文化者。國寶也。我中國數千年之文化。皆賴孔子爲之祖述而憲章。爲之繼往而開來。爲之發揚而光大。今一旦墜地無餘。國寶裂矣。老子曰。載魂魄抱一。能無離乎。禮義云亡。精神淪喪。魂魄游散。國魂離矣。國本撥。國寶裂。國魂離。國焉有不亡者哉。夫當世界文明之會。各國皆以尊崇道德爲務。東海西海。心理皆同。歐

美各邦。皆知尊孔。遂譯我經籍。搜採我史書。東方營造孔廟。有大規模之建築。而我中國有孔子。乃無端相與掃除之。有言廢孔者。相與崇拜而鼓吹之。有言尊孔者。相與詬罵而吐棄之。青年之士。叫囂驟突。如醉如狂。莫測其故。傳曰。國家將亡。必有妖孽。此之謂也。用是大聲疾呼。詳論之以救吾將亡之國。

請言人道救國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。幾希。惟在一念之良知存否耳。周禮大司馬掌九伐之法。國有鳥獸行則獮之。蓋人有內亂鳥獸行。天將以禽獮草薙法待之。是以孔子曰。道不遠人。君子以人治人。孟子曰。人之有道也。逸居無教。則近於禽獸。孟子學孔子。乃近世之士。惟恐人之遠於禽獸。廢孝弟。薄忠信。破禮義。寡廉恥。狙詐鷙悍。害理悖天。於是爭地爭城。殺人如草芥。原野罄人肉。川谷流人血。其待我同胞。不啻禽獮草薙之慘。人道滅絕。亂亡之機。已伏於此矣。誠發明孔子之道以救之。張四維。修五德。尙辭讓。去爭奪。克己而愛人。戒欺而務實。人道教育大明於世。人遠於禽獸。刦運消弭。而國乃可以不亡。

請言人倫救國。孔子曰。天下之達道五。所以行之者三。君臣也。父子也。夫婦也。昆弟也。朋友之交也。五者天下之達道也。知仁勇三者。天下之達德也。不行五達道。不知有知仁勇之德。且人倫者。秩序所由生。典禮所由起也。天敍有典。天秩有禮。同寅由是協。政治由是和。故曰。人倫明於上。小民親於下。人而無倫。何有於秩敍。今居中國而去人倫。君臣之道。無論矣。父不能教其子。兄不能勉其弟。不遜不悌。蕩越檢閑。至於婚姻自由。宜以禮爲之範圍。茲者夫婦之道。日苦。輕合易離。自殺者接踵。性命輕於鴻毛。又况漁色者流。廣畜侍妾。子衿挑鬪。穴隙相窺。女權陵躐殆盡。如是而號爲文明。欺天乎。欺人乎。朋友則相傾相軋。無復有合志同方者矣。甚者昏棄祭祀。遠不知道。終不知愼。人忘其本。於是桀鰲成性。犯上作亂。相率效尤。

人綱人紀。掃地無餘。名不正則言不順。言不順則事不成也。春秋時辛有至伊川。見被髮祭野者。曰。不及百年。此其戎乎。其禮先亡矣。今吾國蕩棄倫紀。殆甚於昔時之夷狄。痛乎悲哉。誠發明孔子之道以救之。父慈子孝。兄良弟悌。夫義婦聽。長惠幼順。君仁臣忠。十義是正。與大同之治。而國乃可以不亡。

請言人格救國。禮記曰。言有物而行有格。此人格之權輿也。子曰。君子上達。小人下達。君子喻於義。小人喻於利。孟子曰。舜與鮌之分無他。利與善之間。人格高下。奚啻霄壤。義利之辨而已。今者舉國上下。惟利是騫。夤緣奔競。狗苟蠅營。爲小人而不爲君子。抑知國於天地。必有與立。所以立者。正氣爲之也。正氣消歇。國焉得而不亡。且夫孔門論士曰。行己有恥。不辱君命。惟有恥而後能不辱。惟舉國皆有恥。而後舉國皆不辱。一人無恥。全國蒙辱。今各國方講求道德。與所以爲人之道。而中國固有之孔子。乃以其不便於己。摧殘惟恐不至。尙巧詐。去誠實。甚者道路流傳。賄賂苞苴。奔走請託。徇私情。滅公理。得小事則圖小利。得大事則圖大利。不逞之徒。暴行殄民。越人於貨。無過而問者。小民日號籲天。莫之或聞。卑鄙齷齪。至極。孟子所謂人役。郭隗所謂亡國與役處。宜其爲外人所輕視。所以侵削頻乘。肆無忌憚者。皆由廢孔階之厲也。誠發明孔子之道以救之。一介不與。一介不取。氣節屹然。富貴不淫。貧賤不移。威武不屈。天下有人格。而國乃可以不亡。

請言人心救國。孔子曰。成性存存。又曰。操則存。舍則亡。出入無時。莫知其鄉。惟心之謂與。惟心亡。故身亡。家亡。國亡。惟心治。故身治。家治。國治。宋陸子靜先生之學。曰。本心。明正陽明先生之學。曰。良知。此皆孔子真傳也。今也本心昧。良知泯。宮室之美。妻妾之奉。所識窮乏者得我。日日薰灼其心。平旦之氣。無復存者。

始也好惡乖違。是非顛倒。繼也充穿窬之心。充害人之心。刀矛戈戟。無不出於其心。世路險巇。擬步如漆。於是惻隱羞惡辭讓。是非之心。漸滅靡遺。其尙有不忍人之心與不忍人之政乎哉。莊子曰。哀莫大於心死。其所以亡心以至亡國者。非一朝夕之故也。誠發明孔子之道以救之。心不踰矩。心不違仁。先立乎其大。正其心。以正天下人之心。而國乃可以不亡。

我中國載籍以來。自伏羲神農黃帝以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。道統相嬗。治化相承。數千年間。旣竭目力。旣竭耳力。旣竭心思。而後成功文章。道接法守。備哉燦爛。震耀古今。孔子集羣聖之大成。始終條理。上等百王。下開諸子。莫之能違。而說者曰。上古中古之世。某人疑僞也。某經疑僞也。某事疑假託也。嗚呼。以古聖賢之精神材力。學問政績。而猶疑爲僞。疑爲假託。是必先疑其高若曾而後可。先疑其祖若考而後可。彼其心不過曲學阿世。取快一時之論議。以役天下之耳目。而不知其疑孔刺孔。叛孔廢孔之端。肇於此矣。不特是也。堯曰文思。舜曰文明。禹曰文命。孔子上承文王之緒。曰文不在茲乎。四教先以文。四科殿以文。觀乎人文。化成天下。郁郁乎。彬彬乎。豈不重且大哉。今視文章若糝糠。有所謂白話文以代之。出辭氣日益鄙倍。號於衆曰。國文之難也。夫使古人而皆聰明也。後人何不肖若此。今人而皆賢智也。又何以畏難若此。中國人不信中國文教。庸有是理。彼其意不過欲盡剗先王之典籍。拔木塞源。故爲此以呂易。羸指鹿爲馬之計。洪水猛獸。焚書坑儒。害未有大於此者。嗚呼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。滄浪之歌。濁斯濯足。孔子曰。小子聽之矣。

吾於是反之於經。學於易以致其潔靜精微也。學於書以致其疏通知遠也。學於詩以致其溫柔敦厚也。

學於樂以致其廣博易良也。學於禮以致其恭儉莊敬也。學於春秋以致其屬辭比事也。乃復從容於孝經。以盡其愛敬之原。涵泳於孟子。以擴其尊民之用。大矣哉。經正民興。邪慝不作矣。西人嘗評論我國二十四史。合清史爲二十五史。相與歎羨。以爲二千年來事蹟巨細畢賅。西國無此完備之書。廢興存亡之迹。賦稅國用之經。外交地利用兵之要。舉凡一切風俗教化掌故沿革。皆宜編爲課本。分類研求。餉遺學子。國史熟則愛國之心益深。論世審則格物之途愈廣。諸子百家九流瑰奇鴻博。入我範圍。供我驅使。若夫集部。則文苑之菁華也。貴在探其理要。屈子之孤忠也。武侯宣公之經濟也。張顏文陸之氣節也。韓柳歐蘇之文學也。皆孔子之徒也。而今世善國之藥。尤在周程張朱性理之書。庠序盈門。家絃戶誦。文化滂興。海外殊俗。重譯來歸。豈非神明之式哉。然而根本之地。尤在躬行。孔子曰。天下有道。行有枝葉。又曰。先行其言。而後從之。蓋聖門宗旨。知行合一。所讀之書。必措諸實行。不務僞飾。不尙空談。庶幾乎道問學。尊德性。經天而緯地。濟世以安民。天德王道聖功。一以貫之。徵我孔子。其誰與歸。抑且廟貌尊嚴。千秋木鐸。復春秋仲丁二祭。享祀不忒。學校月朔。應行釋菜舊儀。見禮知政。聞樂知德。所以挾文治之光華。肅列邦之觀聽。大本孰有過於此者。

或曰。子之言是矣。然吾聞時髦者言。孔子囿於封建思想。且漢唐以來。何嘗不尊孔子也。以卒歸於亡。豈科舉制義遂足致太平乎。應之曰。正惟孔子不囿於封建。故當時諸侯害之。權奸壅之。謂孔子囿於封建者。不讀孔氏之書者也。吾嘗著論以闢之矣。至如曆代之存亡。惟視孔教之興廢以爲斷。漢高用武力取天下。過鄒魯猶以太牢祠孔子。後人罔無知識。曾漢高之不若。六朝五季。蠻夷猾夏。荒道敗德。侮慢聖賢。

皆背離孔子而以爲不足學者也。殷鑒不遠。胡然覆車。且孔子之教在重人道。明人倫。尊人格。淑人心。因之貫三才而立人極。豈科舉制義之謂。若以科舉目孔學。拘矧庸陋。不值一晒者也。或又曰。子之言直矣。毋乃過於激切乎。應之曰。然。周公曰。其亡其亡。繫於苞桑。晉叔向曰。國將亡。必多制。孔子曰。亡者有其存者也。聖賢不諱言亡。惟存而不忘亡。乃可以不亡。所勸者將亡而不覺悟。且消沮閉藏。使人民不自知其亡耳。君子之道。天下非之而不顧。使吾言而是也。固當見採於世。使其非也。雖譏我頑固。責我疏狂。亦復何害。然而我國神明之胄。凡屬含生。負氣之倫。誰不誦法孔子。豈容渙沁。佞。故作違心之論。用是大聲疾呼。以告我璀璨莊嚴之中國。以告我剛健中正純粹之國民。

論克己爲治平之本

己之害極深。己之禍最烈。伏於無形之中。刻於骨髓之內。鮮有知其受病之繇者也。昔顏淵問仁。孔子告以克己復禮爲仁。朱子注曰。克。勝也。己。謂心之私欲也。近儒焦氏循曰。克己卽毋我也。能克己則人已無間。卽一貫忠恕之道也。精矣。朱子之言。大哉。焦氏之說。顧於己之害。己之禍。克己之學。與治平之道。所以息息而相通者。猶未能暢發而無遺也。春秋時楚靈王專制奢驕。夸慢凶橫。致遇乾谿之難。孔子論之曰。古也有之。克己復禮。仁也。楚靈王若能如是。豈其辱於乾谿。余嘗讀而疑之。以爲大賢如顏子。方可爲克己之學。楚靈何人。詎足語此。及見靈王聞羣公子死。自投於車下。曰。余殺人子多矣。能無及此乎。則其忠恕之良知。未嘗不的然呈露。惜乎覺悟太遲耳。於是周稽往籍。詳察人情。乃知克己之道。淺者見淺。深者見深。自元首至於兆民。自聖賢至於愚不肖。皆當奉爲主歸。而不可須臾離者也。

自古生人之大患。在乎知有己而不知有人。墮於血氣心知之偏。於是乎尊己而卑人。益己而損人。利己而害人。專己而殺人。至於害人殺人。人心由是不平。而天下棼然大亂。而不可遏矣。人之言曰。予無樂乎爲君。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予者己也。紂之言曰。我生不有命在天。我者己也。嗚呼。己之害豈不深。己之禍豈不烈哉。聖人知治平之本。端在仁恕。是以立母我之訓。嚴克己之欲。善則歸人。過則歸己。利則歸人。害則歸己。己欲立而立人。己欲達而達人。己所不欲。勿施於人。以責人之心責己。以恕己之心恕人。先人而後己。不先己而後人。平一心以平天下人之心。而天下於焉大治。

曾子闡孔子之傳而作大學。克己之書也。其大要在修身以誠意爲本。毋自欺者。克己也。齊家之要在去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辟。克己也。治國之要。則曰。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。無諸己而後非諸人。克己也。若夫平天下絜矩之道。則克己之功大矣。其端首在謹好惡辨義利。民之所好好之。民之所惡惡之。不好人之所惡。不惡人之所好。克己也。利者義之和。以義爲利而不以利爲利。以財發身。公己也。以身發財。私己也。此治亂之分途。千秋之炯戒也。子思子闡孔子曾子之傳而作中庸。其言曰。忠恕違道不遠。施諸己而不願。亦勿施於人。勿施者。克己也。正己而不求於人。則無怨。正己者。克己也。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。成己仁也。克己也。推九經以至王天下。克己之書也。孟子闡孔子曾子子思子之傳而作七篇。其言曰。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。其身正而天下歸之。所謂天下歸仁也。又曰。仁者如射。射者正己而後發。發而不中。不怨勝己者。反求諸己而已矣。反求諸己。克己也。如何而不爲人役。知恥而已矣。知恥則知克己矣。進而至於聞過則喜。則克己之功深矣。進而至於聞善言則拜。則克己之功愈深矣。大舜有大言。舍己從

人取諸人以爲善。蓋克己之極。至於舍己。則克己之量。與天地同其大矣。所謂由淺以入深也。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。太甲曰。自作孽不可活。自者己也。此亦治亂之大原也。仁則榮。不仁則辱。榮則幾於大舜。辱則儕於桀紂。在二念之能克與不能克而已矣。是故明克己之學。而四子書之精義。乃無不貫。

君子於是審致力之方焉。一曰。去名利。二曰。別是非。三曰。養情性。希聖希賢之始。宜破名關利關。人已關。未有名利關不破。而能破人已關者也。三代而下。惟恐不好名。然而先儒有言。爲名爲利。清濁雖不同。其爲利心則一。言其貪也。且名者權之所歸。權者衆之所向。若己必處於榮譽。而致損人之譽。攘人之權。則意見萌而爭端起。此好名之心所以宜克也。利爲天下之所同欲。一人專利則爭民施奪。而殺機熾。故利字從刀。好利者未有不自殺其身。孟子曰。可以取。可以無取。取傷廉。可以與。可以無與。與傷惠。兩可之間。如刃之斬絕。然後心可得而清。欲可得而寡。此克之先務也。知識之界。同歸而殊途。一致而百慮。然必歸於一。而天下乃定。天下皆是其所是。非其所非。且必挾己之是而強人以爲是。執己之非而強人以爲非。則秩序紊而天下亂。夫以億萬萬人。而各出一是。各出一非。且各執己見而莫能相下。此分裂之象。大危之機。皆己之爲害深爲禍烈也。聖人極天下之至明。不以己之所是者傲人。不以己之所非者枉人。以人心之公私別。其是非與夫似是而非。似非而是。是中是之。非中之非。則天下私心去。同己者不必是。異己者不必非。而真是出。窮理盡性之功。於是密焉。此克之中事也。禮運論大同之治曰。貨惡其棄於地也。不必藏於己。力惡其不出於身也。不必爲己。克己也。泊乎大道旣隱。貨力爲己。不克己也。聖人以天下爲一家。中國爲一人者。道貫乎情性。情有七。喜怒哀懼愛惡欲。克之以歸於正。而人情大同焉。性有二。曰義理。

曰氣質。氣勝理而欲肆焉。理勝氣而德尊焉。此天人交戰之界。先之以慎獨。致之以中和。而人性大同焉。此克之終事也。故天下歸仁有二義焉。明明德於天下。則民德歸厚。而天下皆歸反於仁也。四海之人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。則天下皆歸與其仁也。大矣廣矣。淵矣微矣。如是而已之害。己之禍。乃絕滅而不復作。

且夫欲勝人者。人之恆情也。欲克敵者。又人心之大願也。然欲勝人而不求勝己。挾惟我獨尊之心。傲慢一切。自以爲是。所謂龐然自大。妄庸人耳。訛訛之聲音顏色。距人千里之外。誤國莫大焉。若夫不能克己。不畏天命。不恤民情。而能克敵者。未之有也。蓋人各懷己私。則心理不能一心。不一則不和。不和而師有能克者哉。意氣之附己也。如癰疽之附骨。僉王之環己也。如鈎援之環城。潮流湏洞之吸己也。如磁石之吸鐵。威福玉食之覆己也。如陷阱之覆車。蝨賊脅其外。干戟縱其心。可畏哉。顏子克己之功。曰不遷怒。不貳過。有不善未嘗不知。知之未嘗復行。夫治國之經。強爲善而已矣。孟子告滕文公善國。恭儉禮下。取於民有制。皆克己之方也。明威南塘有言。克嚴城易。克私欲難。惟克私欲而後能克嚴城。善哉。此薛文清王文成講學之效。所以能壹民心而禦外侮也。夷攷漢許叔重說文解字曰。己。中宮也。象萬物辟藏詘形也。克象刻木之形。然則人與人相周旋。必當辟藏退詘。虛己下人。而其爲心性之學。當鏗而不舍也。明矣。故又曰。己者起也。當於起念時謹之也。己者紀也。當本身以作人紀也。而或者曰。世之人皆不克己。而一人獨克己。則受人之侮。故當以不克己勝之。嗚呼。是何言歟。聖人立教。必示天下以標準。開風氣而不爲風氣所移。一身克己。而天下皆知克己之善。夫是之謂大恕。夫然後進於太平。若謂世人皆不克己。而吾亦

以是應之。是何異以水濟水。以塗附塗。其不潰決而糜爛者幾希。易大過之過涉滅頂。小過之從或戕。正謂此也。傳曰。罔哂百姓以從己之欲。又曰。謂人莫己若者亡。蓋哂百姓之欲以從己。而又自謂人莫己若。則滅亡不旋踵而致。一己衡行。萬方多難。悲夫。悲夫。有聖賢作。進以克己之教。忠告而匡扶之。幡然自覺。介然自克。其庶幾夫。其庶幾夫。

論孔子不囿於封建

近世以來。論者輒曰。孔子囿於封建思想。因而詆毀之。以爲孔子一代之儒者爾。嗚呼。豈不誣且妄哉。吾觀孔子答顏淵問爲邦。則曰。夏時殷輅。周冕韶舞。答子夏問禮樂。則曰。五至三無。答子張問十世。則曰。其或繼周者。雖百世可知。此皆孔子大經制易姓受命之規畫。使其囿於封建思想也。則四代之禮。不當以告顏子。愼乎天下。不當以告子夏。況春秋時周天子尙在。使其囿於封建思想也。則繼周之說。方且觸犯忌諱。何敢以告子張哉。若夫中庸一書。子思子所以發明先聖之微言。繼述聖祖之志事者也。其掃除封建思想。更有可得而證者。使綜其全篇觀之。自天命之謂性。至父母其順矣乎。中庸篇大義已止於此。自鬼神之爲德。以下則別成一篇。與中庸無涉。此乃子思子專言祖德配天。俟百世之聖人。雖孔子生前不得位。不能損益三王。制作禮樂。而至誠爲學治天下之道。能使百世天下人皆齊明盛服。承祭孔子。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。孔子之神。洋洋乎與堯舜文武之配天相同。此子思子之微言也。康成鄭氏注祖述堯舜四句。以爲孝經春秋之事。淺人詬之。不知此必子思子微言。傳禮之門人述之。鄭氏尙得之於古禮說者也。以上本阮氏元中庸說至於有德無位。有位無德。不敢作禮樂。本諸身。徵諸庶民。考諸三王而不謬。建諸天地

而不悖。皆所以贊孔子也。經綸天下之大經。立天下之大本。由不動而敬。不言而信。至於篤恭而天下平。亦所以擬孔子也。惟天下至聖。爲能聰明睿知。極其效至於聲名洋溢。施及蠻貊。傷孔子之有其德而無其命也。甚矣子思子能知聖祖之心也。何嘗囿於封建哉。厥後得子思子傳者。惟孟子。故曰。匹夫而有天下者。德必若舜禹。而又有天子薦之者。故仲尼不有天下。又論伯夷伊尹與孔子曰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。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。是則孔子固常欲朝諸侯有天下矣。更何嘗囿於封建哉。甚矣孟子能得聖人之心也。先聖後賢。其揆一也。吾於是求之於易。攷之於禮。徵之於孝經。驗之於論語。質之於春秋。無一不與中庸相通。無一不破除封建之思想。孔子作易革卦之彖傳曰。湯武革命。順乎天而應乎人。後世固奉以爲革命之大宗矣。而作乾卦文言傳曰。見龍在田。天下文明。飛龍在天。乃位乎天德。蓋欲以社會之主。進乎天位也。其作繫辭傳曰。天地之大德曰生。聖人之大寶曰位。何以守位曰仁。則聖人之情見乎辭矣。是易之大義。在破除封建也。禮記之精粹者。無如禮運禮器。子游作禮運。述孔子之言曰。大道之行也。與三代之英。丘未之逮也。而有志焉。有志者志乎五帝三王之事也。於是慨想大道之行。天下爲公。選賢與能。外戶不閉。是謂大同。蓋惟天下歸於賢能。而後進乎大同之治。故體器篇曰。禮時爲大。湯放桀。武王伐紂。時也。孔子聖之時者也。何嘗不抱湯武之志。是禮也大義。在破除封建也。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。聖人之德。無以加於孝。蓋雖默敵之中。亦有嚴父配天之義。言思可道。行思可樂。容止可觀。進退可度。其民畏而愛之。則而象之。王者之威儀。要皆聖人之法式。孝弟慈之通於神明。光於四海。詩云。自西自東。自南自北。無思不服。孟子亦引此詩以孔子擬湯文矣。是孝經之大義。在破除封建。

也。論語子曰：鳳鳥不至，河不出圖，吾已矣夫。自傷可致此物而不得致也。堯曰一篇，歷敘堯舜禹湯武周之心法，而以寬則得衆四者繼之。何哉？子貢善贊聖人者也。曰：夫子之得邦家者，立之斯立，道之斯行，綏之斯來，動之斯和。乃躬備大德，上焉堯舜之不遭，而禪不及己，下焉無湯武之放伐，而已之德，惘然無所施於人，故常神遊於堯舜三代之隆，而欲以寬信敏公四者，博施於春秋之世，孔子之志，尤可見矣。中庸述孔子之言，謂中庸至德，民鮮能久，道其不行矣夫。而下文即贊舜之大知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，蓋中者天地之道，帝王之治，聖賢之學，皆不外是。堯之傳舜曰：允執其中，而舜亦以命禹。孔子固欲以時中之德，上繼堯舜，允執其中，執兩用中之道，故曰：時措之宜也。是論語之大義，在破除封建也。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也，引孔子曰：知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？罪我者，其惟春秋乎？董子曰：孔子爲魯決寇，諸侯害之，大夫壅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爲天下儀表，貶天子，退諸侯，討大夫，以達王事而已矣。亦引孔子曰：吾欲載諸空言，不若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撥亂世反之正，莫近於春秋。春秋之中，弑君三十六，亡國五十二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，不可勝數。孔子以匹夫操南面之權，筆則筆，削則削，善善惡惡，賢賢賤不肖，存亡國，繼絕世，補敝起廢，使亂臣賊子，禁其欲而不得肆，故後世稱孔子爲素王。左邱明爲素臣，而公羊家學說，以爲孔子張三世由亂而治，是春秋之大義，在於破除封建。更未有顯著於此者也。自古以來，道與治合，則天下平，道與治分，則天下亂。孔子不得位，目擊生民之顛連憔悴，無以拯諸水火之中，栖栖皇皇，惟以救國救民爲職志。迨至請討陳恆，欲發魯國之兵，而不獲，大張其撻伐，於是獲麟絕筆，鬱鬱以終。後之人讀其書者，靡不悲其志，而猥曰：囿於封建思想，嗚呼！何其誣且

妄歟。善乎柳子厚之言曰。封建者繼世而理。上果賢乎。下果不肖乎。則生人之理亂。未可知也。將欲利其社稷。則又有世大夫。世食祿邑。以盡其封略。聖賢生於其時。亦無以立於天下。封建者爲之也。是孔子破除封建之說。柳子固深知其意者也。甯惟柳子。宋周程張朱諸大儒。亦深知孔子之意者也。寧惟周程張朱。明顧亭林陸亭山。船黃淵諸大儒。亦深知孔子之意者也。而後人因孔子禮義名教。不便於己。遂謂其囿於封建思想。欲舉數千年之道德綱紀。一切誣毀而掃除之。無識之士。衆口附和。同然一辭。夫是非直道之公。雖不容混於天下萬世。然君子一言之不智。而世道於以日衰。人心於以日惡。世界劫運於以日開。禍亂相尋。民生不勝其痛苦。悲夫悲夫。

論鴻範八政爲農工商兵學原理

尙書鴻範篇八政。一曰食。二曰貨。三曰祀。四曰司空。五曰司徒。六曰司寇。七曰賓。八曰師。

論語孔子曰。吾道一以貫之。曾子曰。夫子之道。忠恕而已矣。中庸曰。致中和。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此儒者之道也。然吾謂忠恕之道。當先施之於農工商。一貫之道。當先推之於農工商。中和之道。當先致之於農工商。此政治之精理。而鴻範八政之所以先食貨也。或者曰。嘻。子言無奈扞格而不通乎。余迺正告之曰。鴻範八政。箕子所傳夏禹之學也。夏禹自述其治績曰。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。懋遷有無化居。蒸民乃粒。萬邦作乂。播奏鮮食。農業也。懋遷化居。化古貨字。工商業也。乃粒粒食也。作乂來賓也。惟有農而後有工。有工而後有商。有農工商三者之業。而後蒸民粒。萬邦乂次序井然矣。孟子曰。子不通工易事。以羨補不足。則農有餘粟。女有餘布。子如通之。則梓匠輪輿。皆得食於子。通工易事。一國通商之大同。卽萬國通商

之大同也。神農氏農師也。其教曰：有石城十仞，湯池百步，帶甲百萬，而無粟，弗能守也。其重農如此，而其爲制也。日中爲市，致天下之民，聚天下之貨，交易而退，各得其所。其於農工商一貫之學，察之精矣。司馬遷作貨殖傳曰：農而食之，虞而出之，工而成之，商而通之。周書曰：農不出則乏其食，工不出則乏其事，商不出則三寶絕，虞不出則財匱少，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。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。斯言也，實得夫八政之精理者也。無農而何以有工，無工而何以有商，無商而何以有農，三者性命相依者也。農產富則工資足，工資足則商運源源而不絕，互相交通，此富國之本計也。農貧則工蹙，工蹙則商運日停滯而艱窘，各自獨立，此自斃之道。國家積弱之由也。故鴻範八政：一曰食，二曰貨，食貨相維繫，見農工商之相依爲命也。三曰祀，有食貨而後能保其祭祀也。四曰司空，司工者也。五曰司徒，司農商者也。周官司市賈師皆屬司徒六曰司寇，調劑農工商之不平者也。調劑之法，忠恕而已。忠恕存心，而後三者會於一。衛文公之中興也，訓農通商惠工，彼其所以訓之通之惠之者，非令其獨立也，必有一之之道也。大學生財有大道，生之者衆，爲之者疾，用之者舒，彼其所以生之爲之用之者，亦非使其獨立也，亦必有一之之道也。且夫禮運大同之學，基於鴻範。鴻範釋疑篇曰：是之謂大要其精義曰：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，中國爲一人，夫天下爲一家，非易言也，必農工商先爲一家而後可。中國爲一人，非易言也，必農工商先爲一人而後可。故曰忠恕之道，當先施之於農工商，一貫之道，當先推之於農工商也。忠者中之實也，恕者和之實也。夏禹之訓曰：水火金木土穀惟修，正德利用厚生惟和，六府殿穀，重農業也。利用厚生，興工商業也。而三事以正德爲最者，農家工商家之道德，必歸於正，正而後能和，和而後能一，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夫然後天地位，萬物

育。各安其所。各遂其生。譬諸一身。然食貨者精也。農而食。工而成。商而通。氣也。而由司徒司空司寇三者以調和之。則神也。精氣神保合太和。然後各正性命。故曰中和之道。當先致之於農工商也。然而更有進焉者。八政七曰賓。賓者萬國通商之樞紐也。禹會諸侯於塗山。執玉帛者萬國。其通商之權與乎。八曰師。師者所以保衛農工商也。無師而食貨者皆爲人所奪矣。然有師而貨轉爲師所奪者何也。失其律也。孟子曰。師行而糧食。飢者弗食。勞者弗息。以億萬千之師。糜億萬千之食。百姓流離。盜賊並起。且殺越人于貨矣。豈不痛哉。周易師卦之初爻曰。師出以律。否臧凶。其上爻曰。大君有命。開國承家。小人勿用。蓋用君子。則師出以律。能盡其保衛之責。用小人。則否臧而凶。非特失保衛之責。而且蹂躪焉。如是則農工商之於師。亦不能和而一矣。八政之終以師。蓋以師之與食貨。有息息相通之機。食貨興而師得其所養。食貨盡而師亦與之俱盡。故師之與農工商。亦相依而爲性命者也。且不特此也。師與賓有交和之道。亦所以衛賓者也。若不能衛賓而侮賓。則賓怨而召敵讐。啓外讐。國事於以糾紛而糜爛。是師賓尤當相和而不當相侵犯者也。故賓又次於師之前。此政治之原理。八政之宏綱也。自古以來。知此理者。治。不知此理者。亂。農與工。工與商。商與農。工與商。師與農工商。和。且與賓。有人調劑於其間。國未有不安且存者也。農與工。工與商。商與農。工與商。師與農工商。和。且與賓。有人離邊於其間。國未有不危且亡者也。吾故特發明鴻範八政之微。上下古今。徧告中外。論語有言。一言可以興邦。其在斯乎。其在斯乎。

後代食貨志等書、

無有見及此者、蓋其識見皆出司馬子長之下也

論呂不韋作月令

咄嗟。余讀月令篇。不禁上下古今而有感也。夫月令。呂不韋之書也。而戴氏採之。其諸不以人廢言歟。抑以其載先王之經制。其中實有不可廢者而存之歟。夫自來解月令者衆矣。惟王氏船山姚氏姬傳最爲簡明。王氏之言曰。月令一篇。舊云呂不韋所作。今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。具有此文。而管子淮南子亦皆有之。特其文小異。惟呂氏春秋與此異者。不過數字。是以知其所傳自呂氏出也。先王奉天出治。敬授民時。蓋亦有斯義焉。不韋本以賈人繇髮倖爲秦相。非能自造一家言者。且其黷僧姦詭。亦不能依附正道。而此篇所紀。亦略髣髴先王之政教。蓋戰國之時。教散說殊。入家之儒與雜流之士。依傍先王之禮法。雜纂而附會之。作爲此書。而不韋以權力襲取。掄爲己有。戴氏知其所自來。非呂氏之獨造。而往往與禮相近。故采之於記。以備三代之遺法焉。姚氏則節取慶賜遂行母有不當等二百四十一句。謂此有韻之語。與單襄所引夏時儻同。見國語、時儻、夏令篇名、疑此乃三代遺文。呂氏采之。非秦人語也。然呂氏所採。非出一家。以集錄舊文。如秦人既開阡陌。經界不可復正。此文猶審端徑術。先定準直。於秦何以施之哉。蓋姑因前人之文。不及審去耳。姚氏節取本篇、語見九經說、學者讀王姚二家說。於此篇源流。已可得其梗概。余又特論其大義。摘其尤精要者數端。一曰符黃帝之節候。二曰得先王之仁政。三曰重農桑之本務。四曰最工商之成績。五曰寓衛生之微旨。凡此皆王道人事之要者。不韋而能爲此書也。其識見之高。出於後人。固已遠矣。何言乎符黃帝之節候也。夫二十四節氣。曷昉乎。或曰。此篇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與雨水二分二至。蓋卽始於此。其實非也。古者黃帝命伶倫吹管。以測氣候。大撓作律。卽本伏羲十言之教。消息之微。蓋已有二十四氣之目。唐堯命羲和以閏月定四時。特整理之爾。中國以農立國。以建寅爲最宜。大禹聲教遠詔。

執玉帛者萬國。而頒律特重建寅。以十二辟卦推之。於卦爲泰。天地交而萬物通。后以財成天地之道也。周代建子。而周公作豳風七月之詩。陳王業則取夏正。重民事也。孔子曰行夏之時。又曰吾觀夏道。吾得夏時焉。夏時者。即今夏小正也。春秋列國三正並用。秦以建亥爲歲首。而不韋此篇。獨用夏正。亦以民事爲重。所謂符黃帝之節候者此也。邇來世界大同。頗採用建丑之制。竊謂君子治歷明時。禮時爲大。順次之。自當從大同爲主。惟夏時歲首當改爲令節。庶幾合吾國所宜。有以順民情爾。況乎息蜡吹豳。農民終歲勤動。所以得休逸而娛樂者。惟在此時。而工商亦與之爲轉移。閭閻因之爲歲計。熙熙皞皞。當順民之自然也。

何言乎得先王之仁政也。天道好生而惡殺。人情好安居樂業而惡用兵。戰國之士曰。我能爲君。約與國戰必克。孟子痛惡之曰。民賊。又曰。善戰者服上刑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。斯有不忍人之政。當以非戰爲急務。此篇孟春之月。大書特書曰。不可以稱兵。稱兵必天殃。兵戎不起。不可從我始。嗚呼。不韋而能爲是言歟。稱兵必天殃。豈特在孟春之月歟。蓋古先王不忍人之言。而不韋勦襲之也。仁人君子讀之。有流涕而唏噓者矣。矧暴秦之時。人綱人紀。掃地無餘。而此篇獨曰。毋變天之道。毋絕地之理。毋亂人之紀。天之道。歲月日時無易是也。地之理。高下原隰五穀所宜是也。人之紀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。若夫布德和令。行慶施惠。下及兆民。聘名士。禮賢者。春養孤子。秋養耆老。皆與古制相合。庶幾乎老老長長。恤孤而民孝弟不倍矣。嗚呼。不韋而能爲是書歟。何其言之相悖歟。

何言乎重農桑之本務也。夏禹六府。以穀爲殿。洪範八政。以食居先。食者民之天也。農者食之本也。此篇

孟春王命布農事。命田舍東郊。仲春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。孟夏命農勉作。毋休於都。季夏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。水潦盛昌。神農將持功。可以糞田疇。可以美土疆。孟秋農乃登穀。仲秋乃勸種麥。母或失時。季秋乃命冢宰。農事備收。孟冬勞農以休息之。季冬命農計耦耕事。修耒耜。具田器。數將幾終。歲且更始。專而農民。毋有所使。凡此農事之整飭。以時申儆不忒。所以爲民計慮者。無微不至矣。而其尤要者。天子親載耒耜。躬耕帝籍。后妃親東鄉躬桑。禁婦女毋觀。省婦使。以勸蠶事。嗚呼。古人重農桑本務如此。迨其衰也。不昏作勞。罔有黍稷。婦無公事。休其蠶織。而農民皆變爲遊民矣。洎乎近世。水利失修。建築滋繁。土田日削。出穀日少。一旦水旱凶荒。鄰邦閉糶。而吾民之飢饉流離者。將不堪問矣。有心人讀月令。追維先王之經制。不禁掩卷而太息也。

何言乎最工商之成績也。周官有攷工之記。孟子曰。通功易事。司馬遷貨殖傳曰。農而食之。工而成之。商而通之。農工商相依爲命者也。此篇仲春日夜分。則同度量。鈞衡石。角斗甬。正權概。仲冬是爲工商營業之根本。季春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。金鐵皮革筋骨齒羽箭幹脂膠丹漆。母或不良。母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。仲秋易關市。來商旅。納貨賄。以便民事。季秋霜始降。則百工休。孟冬命百工效功。物勒工名。以考其誠。功有不當。必行其罪。以窮其情。或疑不韋商人之巨擘也。何以商政略於工政。不知古之商人。大半皆工。故懋遷有無者。一切可聽其自由。周官之司市。孟子所謂有司者治之。皆保商而非以征商也。此篇所載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。四時皆當行之。決無於三時斷絕商旅之事。此亦不韋勳集成文。故限於仲秋爾。然攷工商之成績。舉足爲法式矣。今也欲因工人之衆以脅商。藉商人之富以壓工。此自斃之道。

也。

何言乎寓衛生之微旨也。易傳曰：復其見天地之心乎。程子曰：安靜以養微陽也。是爲順天時以衛生之奧旨。論語不多食，食不語寢，不言實皆衛生之法。此篇仲夏日長至，陰陽爭死生分，君子齊戒，處必掩身，毋躁，止聲色，毋或進，薄滋味，毋致和，節奢欲，定心氣，百官靜事，毋刑，以定晏陰之所成。仲冬日短至，諸生蕩，君子齊戒，以下意義略同。末則曰：事欲靜，以待陰陽之所定。然則復見天地之心，惟定心氣而已。衛生家精理名言，孰踰於此。老子曰：專氣致柔。莊子曰：氣也者，虛而待物者也。是定心氣之方也。大學曰：定而后能靜，靜而后能安。天下未有不定不靜而可以修己者，亦未有不定不靜而可以安人者。余讀月令衛生之法，而得治國之道焉。

咄嗟。余讀漢書藝文志，許氏說文解字敘，載秦始皇時丞相李斯作倉頡篇，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，竊怪僉壬之好著作也。當時不韋作春秋，其名或出倉頡爰歷篇之上。迨不韋死，始皇李斯定天下，惡先王之籍害己，一切焚而去之，而月令一書亦且曲高和寡，格而不得行矣。然不韋雖奸人，因其頗採先王之遺制，而其書得行於世，居然列於禮記，豈其倖歟。李斯爲荀卿弟子，誦習禮學，而乃違背師法，視先王先聖之教若寇讎，而埽除之，惟恐不盡。一旦身被五刑，與趙高同受萬世之唾罵，併呂不韋之不若。奸人之曲學阿世，豈非可爲殷鑒者歟。明黃氏石齋氣節道學冠絕一時，獨好此篇，以爲與易卦消息相通。作月令明義，鄭氏開極爲之序，謂其以二十四氣歸於中五，雜書以九律呂以八歲閏以成曆象以定爰，有氣候生合之圖，禮樂之作，本於五行，行政施令，本於易象，中星既定，四方爲訓，爰有中星卦體之圖云云。此

其精義也。然余所心折者。在每月之末。皆引歷史事實。以爲後世法戒。蓋石齋先生之心苦矣。惜乎其欲修德以回氣運。而不能救明社之屋也。咄嗟悲夫。

論軍事學當宗孔門

嗚呼。吾國民苦軍事久矣。此非軍事之不宜講。講軍事學之不得其本也。孔子曰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。有武事者必有文備。詩曰。文武吉甫。萬邦爲憲。武事之當統於文人。爲不易之道矣。而或且迂吾言也。則試問統軍之將。當屬諸廉明公正者乎。抑屬諸貪邪鄙倍者乎。當屬諸慈祥愷悌者乎。抑屬諸酷暴殘賊者乎。當屬諸精細縝密者乎。抑屬諸粗浮無識者乎。昔商湯周武之風遠矣。至孔子以愛民爲本。乃始開軍事學之權輿。是故學軍事者必宗孔子。晉文之霸也。作三軍。謀元帥。趙衰曰。郤穀可。說禮樂而敦詩書。詩書義之府也。德義禮之本也。然則詩書禮樂者。軍事之常經也。其可不研求道德哉。

論語載子之所愼。其二曰戰。又曰。必也臨事而懼。好謀而成。臨事而懼。敬也。好謀而成。義也。君子敬以直內。義以方外。丹書曰。敬勝怠者吉。怠勝敬者滅。義勝欲者從。欲勝義者凶。孔子本其說。本心常乾乾焉。又曰。善人教民七年。亦可以即戒。以不教民戰。是謂棄之。此蓋訓練其國民。俾咸習于武事。惜乎七年之教法不傳爾。禮記載孔子曰。我戰則克。操必勝之權。仁不可爲衆也。春秋穀梁傳。定公十年。齊魯夾谷之會。兩君就壇。兩相相揖。齊人鼓譟而起。欲以執魯君。按左氏傳作萊人以兵劫魯候。孔子歷階而上。不盡一等。而視歸乎齊。候曰。兩君合好。夷狄之民。何來爲。命司馬止之。孔子之于武事。嚴重如此。至陳恆弑齊簡公。則沐浴而請討。倘魯哀公能用其言。命爲元帥。諸弟子佐之。則興魯興周。在此一舉。無如三家壅之。不克大伸其志。後

之人讀書論世爲之痛惜而不能已矣。

魯哀公十一年。齊魯清之戰。左氏載孔門弟子兵事綦詳。冉求謂季孫曰。胆城而戰。不鬪者。非魯人也。冉求帥左師。樊遲爲右。季孫曰。須也弱。有子曰。就用命焉。齊師自稷曲。師不踰溝。樊遲曰。非不能也。不信子也。請三刻而踰之。如之。衆從之。師入齊軍。獲甲首八十。冉有用矛于齊師。故能入其軍。孔子曰。義也。此非智勇兼全者耶。子路初見孔子。雄冠劍佩。及爲季氏宰。將墮三都。三都者。費季氏邑、郕季氏邑、邾季氏邑。公山不狝。叔孫輒帥費人襲魯。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。費人攻之。入及公側。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伐之。費人北。國人追之。遂墮費。凡此蓋孔子之主謀。而門弟子皆奔走禦侮之才也。自是兵家者言。遂知宗孔氏矣。

曾子謂子襄曰。吾嘗聞大勇于夫子矣。自反而不縮。雖褐寬博。吾不憚焉。自反而縮。雖千萬人。吾往矣。此兵家養氣之法也。禮記玉藻篇言戎容暨暨。果毅貌。言容略略。教令嚴也。色容厲肅。視容清明。山立時行。盛氣顛

實揚休。顛讀爲闕。顛實言盛氏闕滿也。此亦言養氣而狀其整齊畫一之方也。後世用兵如諸葛武侯之淡泊甯靜。小心

謹慎。蓋深得孔子居敬之旨。宋岳忠武不愛錢。不惜死。不娶妾。深得孔子見利思義。見危授命。賢賢易色

之旨。金人嚴憚之曰。撼山易。撼岳家軍難。則其善養氣。山立時行。盛氣顛實可知矣。明戚武毅禦倭寇。戰

必勝。練兵日紀及紀要新書。膾炙人口。而其撰愚愚稿。自言曰。克一嚴城。易克一私欲難。蓋深得孔子克

己之旨。至若王文成擒宸濠之功。尤有可得而述者。方成文入南昌時。日坐後堂。對士友論學。報至登堂

遣之時。有言伍文定焚鬚及兵前却狀者。文定時爲知府。文成授以方略。接戰于黃家渡。濠兵鼓

譟。擒衆咸失色。文成徐起。命側席遣牌斬其前却者。還坐。復理前語論學。後臣濠擒。衆咸色喜。文成愀然

曰。濠雖擄。第恐傷死者衆耳。復論學如常。蓋其居恆爲致良知之學。故能心定神閒。指揮靈警。若此人服其講學之從容。我獨服其知覺在天下之先。至于痛傷死之衆。卽怵惕惻隱之心。故凡用兵者。首在愛民。不獨哀矜我之士卒。我之人民。又當哀矜敵之士卒。敵之人民。此皆良知之發也。聖門以知仁勇爲三達德。文成蓋能自明而誠矣。更徵諸近代。羅忠節發明正學。筆瓢屢空。李忠武兄弟皆出其門。曾文正繼之。遂成中興之業。其經學文學彪炳寰區。風氣運會。於變時雍。豈不盛哉。吾嘗謂明陸桴亭先生論軍事學。見思辨錄與八陣發明二書。至曾文正始能大昌之。非知言君子。烏足以語此。

盱衡世變。評量人才。能得多數愛民之儒將。則天下興。苟得多數殘民之暴將。則天下亡。易曰。武人爲于大君。又曰。厲武人之貞。何以正其本。尊孔而已矣。且夫武備學校之設。由來舊矣。詩曰。矯矯虎臣。在泮獻賦。禮曰。出征執有罪。反釋奠于學。以訊誠告。獻賦釋典行于學校之中。可見武備學校典禮綦重。故吾謂今日軍官學校。宜略仿春誦夏絃。秋學禮。冬讀書之法。舉凡經學歷史地理測繪。皆宜悉心研求。參以西洋科學。而唯一宗旨。則以端品行心術爲重。宋張子之言曰。爲天地立心。爲生民立命。軍事者萬姓所託命也。一有貪名利肥身家之心。則殺人而轉以自殺矣。吾爲此懼。故于軍箴之外。復作誠以告軍人。

論理財學當宗孔門

財政者天下之命脈也。一身之性命。不得使蠹蟲耗其精血。一國之性命。豈可使蠹蟲竭其脂膏。故余嘗論理財之道。曰。信曰義。曰儉曰均。曰大公無私。夫然後蠹蟲去。一國之性命全。或笑曰。迂哉迂哉。居今日而言理財。尙欲宗孔子哉。余正告之曰。不宗孔子不能理財。大學言以財發身。生財有大道。繼之曰。以義

爲利。易傳言。聚人曰財。理財正辭。繼之曰。禁民爲非曰義。蓋義者和之原。而生財理財之樞要也。民心不和。何以生財。不能生財。更何以理財。今之理財之不能。而惟務生財。生財之不能。而惟務搜括。搜括之不能。而惟務押借。押借之不能。乃惟隨掘地。害及百姓之子孫。轉刃受報。并害及己之子孫。是非理財也。乃飲斂也。自殺也。殺百姓之子孫。與己之子孫也。如是而可以持久乎。夫明知其不能持久。而猶爲之者。急思一飽其私囊也。然私囊之飽。曾不能經一二年。或數月。或數日。其速者一轉瞬間耳。嗚呼。是尙得言財政哉。不義之至也。雖然。天下之事。不至於極剝。則不可以有亨。不至於至極困。則不可以有爲。今日我國財政。誠不免爲埃及之續。何以救之。救之以信義而已。且夫理財之方有二。曰開源。曰節流。今我國開源之道。農政也。鑛政也。商政也。然農民困苦。穀價騰貴。則工與商亦交受其病。故興水利。保稻田。輕租賦。實爲農政之根本。所謂易其田疇。薄其稅斂。民可使富也。鑛政在得富有學術經驗。品行誠實之人。爲之董率經理。工政商政。在禁孤注一擲。禁競爭兩敗。禁買空賣空之欺騙。凡此皆官爲之維護。不得借辦事名義。以吸收其脂膏。此信義之道也。至於節流。惟儉而已。今也取財如錙銖。用財如泥沙。外愈奢華。內愈窘迫。世界愈侈。人民愈貧。數年而後。必至道殣相望。餓殍山積。痛哉痛哉。救其命根。惟有儉而已矣。夏禹奠定九州。功德溥萬世。然猶菲飲食。惡衣服。卑宮室。於衣食住三者。惟儉德是慎。今人功德較大禹何如。而惟奢侈之是尙。不儉則取於民不得不多。多則橫。橫政出。橫民起而相抗。故奢與儉之辨。治亂之原也。若夫周官土地之法。必曰均。孔子曰。天下國家。可均也。有國有家者。不患寡而患不均。均產之議。吾不敢知。均富均稅之法。當斟酌次第行之。凡一切經制出入。務取平準。裁成天地之道。輔相天地之宜。均而已。

矣。禮記王制篇。家宰制國用。必於歲之杪。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。量入以爲出。雖有凶旱水溢。民無菜色。此古預算法也。今固未能計三十年之通。其能定十年之通乎。即未能計十年之通。其必先定三年之通乎。蓋預算精意。要在量入爲出。每歲所入之數幾何。所出之數幾何。不得稍有虧溢。每項所入之數幾何。所出之數幾何。不得稍有挪移。今歲預算布示於衆。明歲決算亦布示於衆。務簡而速。不得稍有遷延。及影射隱匿。一國之決算預算。每歲懸諸國門。一省決算預算。懸諸省門。推而至於一邑一鄉。莫不皆然。其信且義大公也。若是。百姓知上之人理財。無非爲民也。則人心太平矣。昔孔子對冉有既庶何加之問。曰。富之。而冉有對孔子之問。曰。比及三年。可使足民。有子對哀公之問。曰。百姓足。君孰與不足。雖不明言預算決算之法。然其經畫。必與王制所載。息息相通矣。昔嘗謂蘇子瞻一名士耳。然考其理財。每日儲百錢。所用者不過其數。夫曠達者如是。謹慎者當何如。治一身一家如是。治一國與天下者當何如。夫利者弊之所伏也。無論橫征暴斂。民不堪命。即以輕心掉之。而百弊叢生。流毒已無底止。近世廉恥掃地。氣節蕩然。朝侵一款。暮蝕一款。今日設一名目。明日置一機關。虎視狼貪。無以踰茲。雖有金山銅穴。不崇朝而罄矣。悲夫。悲夫。昔唐劉晏。財政家也。常使士人掌理財之事。吾謂今者。必使君子當國。然後能以財發身。然後能禁民爲非。何也。君子喻於義也。然則行政者。不必與之言理財。當先與之言辨義。

論外交學當宗孔門

自近世意大利麥基維利氏。倡政治當與道德剖裂爲二之說。歐洲外交。爭尙譎詐。縱橫捭闔。戈鋌相尋者數百年矣。政治學說之能轉移一世運會於無形。有如是哉。竊謂外交尙譎詐之說。施於敵國則是。施

於友邦則非。何者。戰爭之旨。在覆敵以自存。兵不厭詐。理固宜然。至友邦相交。必布信義。絕詐虞。以道德爲本根。以禮讓爲綱紀。始能保人類之和平。彼以欺詐勝人者。人亦以欺詐乘之。出乎爾。反乎爾。國家生命。烏能逃天地報施循環之數。夫惟聖哲之士。秉知彼知己之明。審剛柔動靜之勢。獨盛衰消息之幾。不逆詐。不億不信。而能先覺者。乃可以言外交。

我國外交學。權輿於孔門政事言語二科。夫孔子豈不能辭命哉。接春秋定公十年。齊魯夾谷之會。孔子相齊侯。信犁彌謀。使萊人以兵劫魯侯。孔子以魯侯退。曰。士兵之兩君合好。而裔夷之俘。以兵亂之。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。裔不謀夏。夷不亂華。俘不干盟。兵不偪好。於神爲不祥。於德爲愆義。於人爲失禮。君必不然。齊侯聞之。遽辟之。嗚呼。天下雖強梁橫暴之徒。苟以仁義誠信詔之。未有不慙然悟者。觀孔子卻萊兵。締盟約。辭享禮。雍容辭令。不畏強禦。可知外交之本矣。惜乎。終其身沉淪下位。手無斧柯。其事功之見於外交者。僅止於此。爲可悲夫。

子貢孔門言語科之巨擘也。所以承孔子之志者。最遠且大。史記仲尼弟子列傳。載子貢南說吳王伐齊救魯。吳王謂子貢曰。越王苦身養士。有報我心。子待我伐越而聽子。子貢乃往說越王曰。無報人之志。而令人疑之。拙也。有報人之意。使人知也。殆也。事未發而先聞。危也。三者舉事之大患。今王誠發士卒佐吳王。彼必伐齊。彼戰不勝。王之福矣。戰勝必以兵臨晉。臣請北見晉君。令共攻之。弱吳必矣。越王大說。遂起境內士卒三千人。隨吳王伐齊。大破齊師。吳王果以兵臨晉。吳晉爭強。越王聞之。涉江襲吳。亡其國。君子曰。善哉。子貢一出。存魯亂齊。破吳強晉而霸越。皆孔子之志也。而其尤要者。在報人之志數語。可爲萬世

弱國之師夫鷙鳥之擊。必匿其形。設令越王日號於衆曰。我臥薪也。我嘗胆也。則爲吳所擒必矣。惟其韜晦深沈。故十年生聚。十年教訓。吳王充耳而不聞。越乃得伺其隙而滅其國。此子貢教之也。是故國有沈鷙果毅之性。而後可以報人。

孟子私淑孔子者也。其言曰。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。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。一則樂天。一則畏天。湯之事葛。以含容爲主。句踐事吳。以堅忍爲主。後世人君。能時時敬畏天命。不敢輕心縱恣。斯能保其國矣。若夫告滕文太王遷岐之事。所謂以善養人者。欲求安民而避地。非讓土之謂。效死勿去者。爲義而死。此心可對於祖宗神明而無愧。蓋孟子外交之旨。不外仁義兩途而已。悖乎仁義。則如齊景公之君不君。臣不臣。父不父子不子。旣不能令。又不受命。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。逆天者亡矣。豈僅涕出而已哉。

近世非戰之說。洋洋盈耳。孟子曰。春秋無義戰。敵國不相征也。非戰之說。誠屬仁人之用心。然機械日出。則友邦之與敵國。分界不可不清。子夏曰。君子敬而無失。與人恭而有禮。四海之內。皆兄弟也。此可以爲友邦之喻。夫一介之士。必有密友。何況國際。豈可孤立。待友邦者。平日星使往來於道。殷勤聘問。攻守同盟。一旦有事。可爲聲援。譬諸與人角鬪。身倚一牆。或左右有牆。憑藉易操勝券。若子立中野。聽人攢擊。則自斃矣。故聯盟之國。不可少也。若夫敵國則不然。彼旣待我以詐。我必有備而後無虞。是以孔子有教民七年。可以卽戎之訓。子路曰。千乘之國。攝乎大國之間。比及三年。可使有勇。且知方也。七年三年訓練之法。雖不可得而詳。然而即戎有勇知方。皆所以補公法之窮。今處積弱之世。是非不明。友讐莫辨。而壹以虛驕之氣。凌人。致使友邦側目。疑我排外。而協以謀。我嗚呼。是自求禍也。聖賢之言。詎可忽哉。

由漢晉以迄六朝。泊乎宋之於金。明之於倭。皆被蠻夷猾夏之禍。無所謂外交也。自海禁大開。關亘古未有之局。昔之所稱海外大九洲。渺茫不可接者。悉羅列於指顧之間。歐美諸國。奮其權奇機智。紛紜角逐。並驅爭雄。而中國以內亂頻仍。國勢寢衰寢弱。然而近百年來。折衝扞圍之才。未嘗無人焉。同光之際。俄人東侵西伯利亞。南窺我新疆蒙古。曾紀澤奉使俄京。俄格爾斯布策兩人。猛鷲梟險。曾使與之談笑周旋。臨之以誠。慴之以威。卒訂聖彼得堡條約。收復伊犁。一時頗著聲譽。尤稱我國外交界才選。他如郭嵩燾。薛福成。黎庶昌。亦皆體用兼備。善持權衡。許景澄。歷使俄德。遭拳匪之難。文學氣節。彪炳寰區。而輓近如陸徵祥之從容辭令。外人亦皆推服。凡茲君子。皆讀孔孟之書者也。惜皆限於際遇。未能盡展所長。而或者謂中國無外交人才。過矣。

孔子曰。使於四方。不能專對。誦詩雖多。亦奚以爲。此以辭令言也。草創討論。修飾潤色。固各有其力矣。蓋外交之才。有本有末。文采舌辯末也。品詣道德本也。善道德。嫻辭令。而能應變靈敏。執神之機者。外交之全才也。是以聖門論士曰。行己有恥。使於四方。不辱君命。蓋恥與辱恆相因。惟有恥而後能不辱。一人有恥。則一國不辱。一人無恥。則一國蒙辱。故惟有人格而後有國家之資格。有國家資格。而後有外交。執政者之心術。全國榮辱之樞機也。我國自歐美通商以來。其初使臣。輒以扞格世界情勢。不免僨事。然如向者所稱。曾郭薛黎許陸諸君子。皆學有根柢。通達時變。其學問人格。爲外人所尊重。其次焉者。體制猶存。則國格無損。迨邇來。遴選外交人員。專重西學。不問人品。於是行詣猥鄙之士。得據外交要津。彼其於中國風俗人情。文化政治立國之本。旣茫然無所曉。甚至輸國情以媚外。又何怪遠人之訕笑哉。而猶覲然

自解於人曰。弱國無外交。接諸良知。然耶否耶。然而奔走外交之職者。且因緣以爲利也。嗚呼。此孔門有恥之訓。所以千古不磨。而吾發明人格外交之說。亦將以警世界之卑鄙昏庸者。

論政治先辨君子小人

由今之道。無變今之俗。雖無敵國外患。亦將瀕於危亡。何也。人心壞也。但思爲小人。不求爲君子。合數萬萬人之衆。無由知君子小人之辨者。人心至此。尙可問哉。吾嘗上下數千年歷史。考其盛衰存亡之迹。其存而盛者。必進君子退小人者也。其衰而亡者。必進小人退君子者也。蓋政治之原。在先嚴吏治。吏治澄清於上。斯人民康樂於下。故嘗究其本原。著其崖略。作爲君子小人之辨。以分人品。以救人心。卽以立政治之大經大法。

夫君子之稱何義乎。解者曰。君尹也。可以爲主而發號施令者也。子者。尊稱也。此言乎人品之良貴也。又有解者曰。古者王子世子。及卿大夫元士之適子。與鄉校所升凡民之俊秀者。皆入學。終業之時。其成也。恭敬而溫文。則曰。可謂君之子也。已。此則重其人以尊其親。興孝道也。然則君子之稱何昉乎。曰。昉於文王。文王作周易彖辭曰。君子有攸往。曰。利君子貞。曰。君子有終。蓋皆有乾惕自勉之意焉。至周公作文辭。始以君子小人對言。曰。君子得輿。小人剝廬。曰。君子豹變。小人革面。曰。君子維有解。有孚于小人。至孔子作傳。始明言陰陽消長之幾。于泰則曰。君子道長。小人道消。于否則曰。小人道長。君子道消。蓋心理之消息。政治之樞紐。國家之興亡。罔不係乎是焉。至子夏等六十四人。述孔子之意。以爲論語。以君子小人對言者尤夥。厥後曾子得其傳。子思子述中庸。亦多以君子小人對言。蓋品詣之高下。學說之邪正。風會之

清濁。罔不係乎是焉。由是觀之。君子小人之判。固天下治亂之大原。抑亦千古是非之炯戒哉。

古書中稱君子多以

傳言、偶有以位言者、大抵對在上者言、

請言義利之辨。義利者。人心生死之大界限也。子曰。君子喻於義。小人喻於利。又曰。君子懷德。小人懷土。喻與懷相因。惟懷故喻。惟喻而所懷乃益深。宋陸子靜先生在白鹿洞書院講諭義利章。諸生有泣下者。然先生僅言科舉之弊耳。若痛言詔媚齷齪之情狀。穿窬害人之陰險。更能無痛哭流涕乎。明劉戡山先生有聖學三關一書。言學者當打破三關。一曰。人已關。二曰。義利關。三曰。生死關。夫人己關。吾嘗於克己論中發明之矣。義利生死二關。孔子所謂見利思義。見危授命。禮記所謂臨財無苟得。臨難無苟免。是也。惟透義利關。而後能透生死關。不則所以求生者無不爲。所以避死者亦無不爲矣。夫利者生人之大欲也。公之則善。私之則惡。易傳曰。利者義之和。以美利利天下。不言所利。此天下之公利也。若夫鷄鳴而起。孳孳爲利。此一己之私利也。故曾子作大學曰。以義爲利。不以利爲利。長國家而務財用者。必自小人矣。天下之大亂。皆始於小人之貪利。搜括歛怨。身必殉之。吁可畏哉。雖然。人固非生而爲君子。亦非生而爲小人者也。孟子言舜與蹠之分。無他。利與善之間。蓋其始不過毫釐之不同。惟一則葆其良知。於是乎辨義。徒義集義。精義知識。愈進而愈明。斯爲君子矣。一則昧其良知。於是乎好利嗜利。貪利罔利。知識愈溺而愈昏。斯爲小人矣。以字義言之。義者美也。善也。利旁從刀。爭民施奪。殺機生焉。因一人之殺機。召天下之殺機。吁可畏哉。

請言取與之辨。論語子華使齊一章。辨析微矣。孟子則曰。可以取。可以無取。取傷廉。可以與。可以無與。與

傷惠。蓋天下無兩可之理。必如刃之割然。斬絕而後可以入道。伊尹先知先覺。自任天下之重。而究其本原。不過非道非義。一介不以與人。一介不以取諸人。可見聖賢非不取不與也。惟揆諸道義而已。吾嘗論取與之節。當分四等。有嚴于取而嚴于與者。細行必謹。君子也。有嚴于取而寬于與者。雖難乎爲繼。亦不失爲君子也。有濫于取而濫于與者。己則不廉。而復處人於不廉。小人也。有濫于取而吝于與者。貪庸鄙俗。小人之尤者也。孟子曰。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。夫自古士未有不謹小慎微。而能成其品行者也。世尙有卻暮夜之金。而凜四知之嚴者乎。斯爲真君子。

請言求己求人之辨。夫求者有分內分外之不同。乃社會風氣清濁所由判也。子曰。君子求諸己。小人求諸人。孟子曰。求則得之。舍則失之。是求有益於得也。求在我者也。在我者謂仁義禮智。天性之在我。此求己之說也。又曰。求之有道。得之有命。是求無益於得也。求在外者也。在外者謂富貴利達。凡外物皆是。此求人說也。三代後運會日降。士習日偷。專知求人而不知求己。韓子所謂伺候於公卿之門。奔走於形勢之途。柳子所謂王侯之門。狂吠狴狴。毛羣掉尾。百怒一散。其逢迎阿諛之情狀。令人有不忍言者。抑且患得患失。排擠害人。下井投石。無所不至。先儒云。逢人即有求。所以百事非。故求之一字。今日世道之大憂也。先大夫嘗訓文治曰。自食其力。無求於人。方爲君子。深望後之言教育者。移其求富貴利達之心。以求道德學問。斯言也。竊銘心而刻骨矣。

請言出處之辨。君子居易以俟命。小人行險以徼幸。孔子釋繇蠻黃鳥之詩曰。於止知其所止。可以人而不如鳥乎。曾子曰。鷹隼以山爲卑。而層巢其上。魚鼈龍鼉以淵爲淺。而窟穴其中。卒所以得之者。餌也是。

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。則辱何由至哉。又曰。與君子居。如入芝蘭之室。久而不聞。則與之化矣。與小人居。如入鮑魚之肆。久而不聞。則與之化矣。是故君子慎其所去。就戰國之世。處士橫議。政客朋興。出處大節。掃地無餘。故孟子答陳代之問。斥杆尺直尋之非。答周霄之問。醜與鑽穴隙之類。答公孫丑之問。引曾子言病於夏畦。子路言未同而言。赧赧然。謂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。答萬章之問。辨伊尹之要湯。孔子之主癩疽侍人。百里奚之自鬻於秦。養性。斬斬焉。凜凜焉。出處之節。豈不大哉。偶一不慎。終身失足。子雲之於新莽。文若之於曹操。可爲殷鑒也。故孔子釋易困之交辭曰。非所困而困焉。名必辱。非所據而據焉。身必危。記曰。道合則服從。不可則去。量而後入。不入而後量。惟養吾氣以全吾節。此之謂君子。

請言學術之辨。子謂子夏曰。女爲君子儒。無爲小人儒。小人而亦得稱儒何也。蒙百家九流。偏至者也。子夏聞師說而悟焉。故曰。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。致遠恐泥。是以君子不爲也。蓋子夏進於君子儒矣。荀子勸學篇曰。君子之學。入乎耳。著乎心。布乎四體。形乎動靜。一可以爲法則。小人之學。入乎耳。出乎口。口耳之間。則四寸耳。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。又曰。君子之學也。以美其身。小人之學也。以爲禽犢。由是觀之。孔門所謂君子儒。小人儒。與荀卿所謂君子小人之學。已不同矣。吾於是俯仰世運之升降。更有感焉。蓋君子將以學說救天下者也。而小人則專以學說亂天下者也。子思子作中庸曰。君子之中庸也。君子而時中。小人之中庸也。小人而無忌憚也。無忌憚者。素隱行怪是也。素隱則偏。行怪則僻。於是淆亂黑白。顛倒是非。簧鼓天下。羣趨於邪說。非經侮聖。無所不至。故禮記王制篇曰。析言破律。亂名改作。執左道以亂政者。殺。行僞而堅。言僞而辨。學非而博。順非而澤。以疑衆殺。此詎非小人之中庸哉。天下之士。不求其端。不

訊其末。惟怪之欲聞。嗚呼。小人爲國家。則亂人紀。小人倡學說。則死人心。可畏哉。可畏哉。

請言心術之辨。孟子曰。生於其心。害於其政。心術與政治相爲維繫。而世運之降汗。遂因是而變遷焉。孔子曰。君子周而不比。小人比而不周。君子和而不同。小人同而不和。君子易事而難說也。小人難事而易說也。君子泰而不驕。小人驕而不泰。凡此皆載於爲政問政篇之內。蓋心術之本原。卽政治之精理。君子明通公溥。故能網羅天下之英才。小人則比同驕恣之心甚。惟恐人之不媚我。于是讒諂而諛之人至。而天下生民乃實受其禍矣。孔子作易傳。發明陰陽消息之義。以陽剛爲君子。陰柔爲小人。夫陰柔豈必爲小人哉。惟其能從於君子則爲善。害於君子則爲大惡耳。此消息之幾。所以在於一心。而辨之宜早也。易曰。負且乘。致寇至。子曰。負也者。小人之事也。乘也者。君子之器也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。盜斯奪之矣。是何也。無其德而居其位也。是故內君子而外小人。則天下安。內小人而外君子。則天下亂。

綜以上數端。則知爲政之道。必先知人。而知人必先窮理。惟於理有不明。故於君子小人之辨。顛倒錯亂。好惡乖違。此心理之大患。卽吏治之大憂也。孔子曰。視其所以。觀其所由。察其所安。曰。視曰。觀曰。察。蓋必以理燭照之。乃始有其準焉。大抵君子必敬畏而則古昔。小人必恣肆而侮老成。孔子所謂君子畏天命。畏聖人之言。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。侮聖人之言是也。君子必忠厚。與人爲善。小人必刻薄。忌人之善。孔子所謂君子成人之美。不成人之惡。小人反是是也。君子必光明正直。小人必偏私傾仄。孔子所謂君子坦蕩蕩。小人長戚戚是也。君子辦事。必見其大。其所籌畫。在數百年之遠。小人則僅見其細。其所籌畫。祇在目前。孔子所謂君子可大受。小人不可大受是也。君子必謹言慎行。小人必好爲大言。不顧事實。孔

子所謂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。其言之不忤則爲之也難是也。君子必至誠篤實。小人必作僞閉藏。會子所謂君子必誠其意。小人閒居爲不善。見君子而後厭然。是也。君子必韜晦。深自斂抑。小人必表暴。惟恐人之不知。子思子所謂君子之道。闇然而日章。小人之道。的然而日亡。是也。君子交友必剛正不阿。小人交友必竭忠盡歡。子思子所謂君子淡以成。小人甘以壞是也。凡此皆觀人之法。然非讀書研幾。則不能知言。不能知言。則不能知人。不知人。則吏治媮。民生促矣。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。

論拆城壞邑之謬

周公作周易泰卦上六爻辭曰。城復於隍。復、覆也、隍、池也、言城傾覆於深池也、勿用師。自邑告命。孔子作象傳。撫韋繻而歎曰。城復於隍。其命亂也。嗚呼。泰否氣運之往來。聖人垂戒萬世之苦心。豈非昭然若揭哉。余昔環遊地球一周。見歐美諸邦。俱無城郭。惟法京巴黎。存舊城基少許。彼邦人告余曰。吾國舊時城郭廢棄已久。巴黎存城基。作紀念也。余心怦然動。以爲中國宜仿行之。迨後考歷史。閱世變驗政治之遷流。人情風俗之趨向。然後知周公孔子之言。信而有徵。而吾曩時知識。實有大謬不然者。蓋古時城邑。本無定制。禮記王制篇。司空量地制邑。度地居民。地邑民居。必參相得。各因地勢。以制其宜。故有國邑。有郡邑。有鄉邑。有村邑。大者千室之邑。小者十室之邑。以周易卦象攷之。言邑者多取諸乾坤。如訟卦九二邑人三百戶。乾爲邑。此鄉邑也。比卦九五邑人不誡。坤爲邑。亦鄉邑也。泰卦之自邑告命。坤爲邑。此國邑郡邑也。无妄卦六三邑人之災。乾爲邑。此村邑也。晉卦上九維用伐邑。坤爲邑。此國邑郡邑也。升卦九三升虛邑。坤爲邑。此郡邑也。井卦彖辭改邑不改井。井由泰變。坤爲邑。故云改邑。此鄉邑村邑也。國邑郡邑皆有城。崇墉

雉堞是也。鄉邑村邑無城。惟有里門閭門黨門。皆利用五行之材以相捍衛。如後世碉樓土堡木柵之屬是也。孟子之答白圭曰。夫貉五穀不生。無城郭宮室之禮。彼其初與萬物俱生。風氣未開。草木榛榛。鹿豕狃狃。苟卿有言。必將假物以自衛。於是匠人之職興而城築焉。是由無城而至有城。由野蠻進於文明也。由是而益進於文明。則由有城以至於無城。豈空言高論安坐而致之哉。民情之齊壹也。法律之周備也。警政之嚴密也。儼然外戶而不閉也。今吾國上無道揆。下無法守。政治窳敗。盜賊橫行。小者盜竊。執挺於貨。大者洗劫。擄人勒贖。小民慘慟流離。日處於恐怖駭慄之中。而不敢控訴。卽訴矣。或諉爲無法。或置若罔聞。倖而逃諸城以避其禍。執事者對之。宜愧怍之不暇。乃見夫崇墉言言。見詩皇矣篇、言高大也、雉堞峨峨。躍然喜曰。是物也。可居奇以牟大利者也。於是拆之壞之。惟恐不速。而又號於衆曰。是文明也。曾亦思吾之民情。法律。警政。事實若何。其果進於文明乎。抑返於野蠻乎。其謀利乎。其欺心乎。且夫禮義者。無形之保障也。城郭者。有形之保障也。去無形之保障而人心死。去有形之保障而民族危。怨詛繁興。道路以目。政府將何以自安哉。或曰。是不然。城與鄉宜平等也。城之人安居。鄉之人何罪乎。應之曰。倘因鄉之人被劫而拆城。使城之人不得安枕。并使鄉之人無所避逃。是何異見一處被水。而曰某處烏得無水。急決堤以灌之。見一處遇火。而曰某處焉得無火。急舉薪以燎之。揆諸天理。有是理乎。度諸人情。有是情乎。今夫居家者。必恃牆圍以爲固。今鄉鄰有盜。而轉使人盡撤其牆垣。不數夕而撤牆者皆被劫無遺。折城撤干萬家之牆垣也。甯非不仁不智之極乎。或曰。是不然。城郭舊制度也。不去之。如外人譏笑何。應之曰。今日之政治。外人所譏笑我者。固不在是。觀吾國執政者程度。致令遍地棘荆。方將使鄉民建碉樓。築土堡。修

木柵各自守望。或可以安民業。奠民生。何譏笑之有。若夫拆城。當在二十一世紀之時。以百年後之事。而行之於今日。秩序紊亂。顛倒昏庸。其爲譏笑也大矣。今夫游空虛者。常自誇耀。欲聞西王母之樂。觀霓裳羽衣之舞。日乘氣球以求之。既無所得。不幸遇罡風墮落以死。今之號文明者。夢想鈞天者也。或曰嘻。于之言是矣。然奚爲城郭之僅爭。彼詆欺鬼神。則洪水昏墊矣。誣慢聖賢。則道德荒敗矣。屹屹雄關。危不能保。外寇日深。長城自壞。戶牖蕩然。覆巢無完卵。而子乃斷斷焉保存城郭。放飯流歌。問無齒決。所謂不知務者也。余靈然流涕無以應。

自序

我泣我涕。我生不辰。盲風怪雨。危巢將傾。我泣我涕。幽蘭空谷。手無斧柯。萬感並觸。我泣我涕。愴懷吾親。功業莫就。蒿蔚疊餅。我泣我涕。追思君師。俯仰愧怍。敢欺良知。我泣我涕。緬懷孔孟。獸音蜚天。人心疇正。我泣我涕。言念同胞。側身東望。晝咽宵吽。血肉橫搏。攢刺矛刀。誰生厲階。際突叫囂。匍匐入井。赤子焉逃。有宋范公。計能活國。百不一試。痛心徹骨。我泣我涕。發憤爲鑑。保抱籲天。冀綿一綫。是是非非。神人共鑒。我泣我涕。誰讀我書。瞑眩之藥。軒岐之師。國性國命。人紀人綱。得我一文。可作良方。悅心研慮。惟幾惟康。先否後喜。消息柔剛。爾士版章。受命爾常。危者使平。萬世久長。辛未冬月。蔚芝唐文治自題。

國鑑書後

近年以來。蒿目時艱。日以救濟民命爲職志。而吾鄉唐蔚芝先生著書立說。常謂救國先救民。救人先救心。晨鐘暮鼓。喚醒良知。洵爲拔本塞源之論。曩時先生著有軍箴一書。愷惻慈祥。勝殘去殺。仁善前後迭

爲印送三千冊。以公同志。茲復著有國鑑。深切著明。性質與軍箴爲近。而範圍尤闊大。總以救人心爲惟一宗旨。往歲八月。崇明王丹接先生。曾爲校印千部。仁壽稔知是書。必風行海內。願爲再版。以饜衆望。並郵商先生。於原有圈點外。特加單點。顯明句讀。俾人人便於誦習。先生許之。爰集諸友印二千冊。以資推廣。深願全國同志。發其不忍之懷。壹以救人心。救人命爲職務。是則先生與仁壽所禱祀以求者也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八月江蘇溧陽敬甫周仁壽敬識



助印捐款諸君姓氏

吳子玉使師 助洋壹百元

陳錫九先生 助洋五十元

于鏡三先生 助洋五十元

楊子功先生 助洋五十元

周敬甫先生 助洋五十元

此次印刷二千本餘款再印二集

四

五

四六

